

<<巴黎的鳞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巴黎的鳞爪>>

13位ISBN编号：9787508046662

10位ISBN编号：7508046668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华夏出版社

作者：徐志摩

页数：2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巴黎的鳞爪>>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一的太多的恫吓和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自为年谱”或“回忆录”，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巴黎的鳞爪>>

书籍目录

淳朴的童真 我的家谱 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 我的祖母之死 府中日记 “雨后虹” 游学海外 致亲女文志 摩杂记 离美赴英 与海外人士的交往 离婚我所知道的 康桥吸烟与文化 回国之初 我的创造社成员 西湖记 邀请傅来义 来华泰 戈尔来华 致林徽因 落叶 欧游漫录 给新月 开篇 离京 托尔斯泰 翡冷翠 山居闲话 罗素与幼稚教育 巴黎的鳞爪 爱眉小札 旅途信札 爱眉日记 婚前闲札 创作的激情 编辑副刊 给孙伏园的信 关于诗刊 自剖再剖 “迎上前去” “新月” 的态度 关于创作 婚后三年 避难上海 回到硃石 致小曼（1929年8月23日——10月4日） 致恩厚之 云游：轻轻我的走了 决意北上 致小曼（1931年2月24日——10月29日） 附录 徐志摩年谱

<<巴黎的鳞爪>>

章节摘录

我的祖母之死：一我初次遭逢亲属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时我还不满六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

我记得那天夜里，家里人吩咐祖父病重，他们今夜不睡了，但叫我和我的姊妹先上楼睡去，回头要我们时他们会来叫的。

我们就上楼去睡了，底下就是祖父的卧房，我那时也不十分明白，只知道今夜一定有很怕的事，有火烧、强盗抢、做怕梦，一样的可怕。

我也不十分睡着，只听得楼下的急步声、碗碟声、唤婢仆声、隐隐的哭泣声，不息的响音。

过了半夜，他们上来把我从睡梦里抱了下去，我醒过来只听得一片的哭声，他们已经把长条香点起来，一屋子的烟，一屋子的人，围拢在床前，哭的哭，喊的喊，我也捱了过去，在人丛里偷看大床里的好祖父。

忽然听说醒了醒了，哭喊声也歇了，我看见父亲爬在床里，把病父抱持在怀里，祖父倚在他的身上，双眼紧闭着，口里衔着一块黑色的药物他说话了，很轻的声音，虽则我不曾听明他说的什么话，后来知道他经过了一阵昏晕，他又醒了过来对家人说：“你们吃吓了，这算是小死。”

他接着又说了好几句话，随讲音随低，呼气随微，去了，再不醒了，但我却不曾亲见最后的弥留，也许是我记不起，总之我那时早已跪在地板上，手里擎着香，跟着大众高声的哭喊了。

二旧历的乞巧那一天，我们一大群快活的游踪，驴子灰的黄的白的，轿子四个脚夫抬的，正在山海关外迂回的、曲折的绕登角山的栖贤寺，面对着残圯的长城，巨虫似的爬山越岭，隐入烟霭的迷茫。

那晚回北戴河海滨住处，已经半夜，我们还打算天亮四点钟上莲峰山去看日出，我已经快上床，忽然想起了，出去问有信没有，听差递给我一封电报，家里来的四等电报。

我就知道不妙，果然是“祖母病危速回”！

我当晚就收拾行装，赶早上六时车到天津，晚上才上津浦快车。

正嫌路远车慢，半路又为水发冲坏了轨道过不去，一停就停了十二点钟有余，在车里多过了一夜，直到第三天的中午方才过江上沪宁车。

这趟车如其准点到上海，刚好可以接上沪杭的夜车，谁知道又误了点，误了不多不少的一分钟，一面我们的车进站，他们的车头鸣的一声叫，别断别断的去了！

我若然是空身子，还可以冒险跳车，偏偏我的一双手又被行李雇定了，所以只得定着眼睛送它走。

所以直到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午我方才到家。

我给通伯的信说“怕是已经见不着老人”，在路上那几天真是难受，缩不短的距离没有法子，但是那急人的水发，急人的火车，几面凑拢来，叫我整整的迟一昼夜到家！

试想病危了的八十四岁的老人，这二十四点钟不是容易过的，说不定她刚巧在这个期间内有什么动静，那才叫人抱憾哩！

但是结果还算没有多大的差池——她老人家还在生死的交关等着！

奶奶——奶奶——奶奶！

奶——奶！

你的孙儿回来了，奶奶！

没有回音。

老太太阖着眼，仰面躺在床里，右手拿着一把半旧的雕翎扇很自在的扇动着。

老太太原来就怕热，每年暑天总是扇子不离手的，那几天又是特别的热。

这还不是好好的老太太，呼吸顶匀净的，定是睡着了，谁说危险！

奶奶，奶奶！

她把扇子放下了，伸手去摸着头顶上挂着的冰袋，一把抓得紧紧的，呼了一口长气，像是暑天赶道儿的喝了一碗凉汤似的，这不是她明明的有感觉不是？

我把她的手拿在我的手里，她似乎感觉我手心的热，可是她也让我握着，她开眼了！

右眼张得比左眼开些，瞳子却是发呆，我拿手指在她的眼前一挑，她也没有瞬，那准是她瞧不见了一

<<巴黎的鳞爪>>

——奶奶，奶奶，——她也真没有听见，难道她真是病了，真是危险，这样爱我疼我宠我的好祖母，难道真会得……我心里一阵的难受，鼻子里一阵的酸，滚热的眼泪就进了出来。

这时候床前已经挤满了人，我的这位，我是那位，我一眼看过去，只见一片惨白忧愁的面色，一双双装满了泪珠的眼眶。

我的妈更看的憔悴。

她们已经伺候了六天六夜，妈对我讲祖母这回不幸的情形，怎样的她晚饭前还在大厅上吩咐事情，怎样的饭后进房去自己擦脸，不知怎样的闪了下去，外面人听着响声才进去，已经是不能开口了，怎样的请医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转机……一个人到了天伦骨肉的中间，整套的思想情绪，就变换了式样与颜色。

你的不自然的口音与语法没有用了；你的耀眼的袍服可以不必穿了；你的洁白的天使的翅膀，预备飞翔出人间到天堂的，不便在你的慈母跟前自由的开豁；你的理想的楼台亭阁，也不轻易的放进这二百年的老屋；你的佩剑、要塞、以及种种的防御，在争竞的外界即使是必要的，到此只是可笑的累赘。在这里，不比在其余的地方，他们所要求于你的，只是随熟的声音与笑貌，只是好的，纯粹的本性，只是一个没有斑点子的赤裸裸的好心。

在这些纯爱的骨肉的经纬中心，不由得你不从你的天性里抽出最柔糯亦最有力的几缕丝线来加密或是缝补这幅天伦的结构。

所以我那时坐在祖母的床边，念着两朵热泪，听母亲叙述她的病况，我脑中发生了异常感想，我像是至少逃回了二十年的光阴，正如我膝前子侄辈一般的高矮，回复了一片纯朴的童真，早上走来祖母的床前，揭开帐子叫一声软和的奶奶，她也回叫了我一声，伸手到里床去摸给我一个蜜枣或是三片状元糕，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但如今没有了，再也不回来了。

现在床里躺着的，还不是我的亲爱的祖母，十个月前我伴着到普陀登山拜佛清健的祖母，但现在何以不再答应我的呼唤，何以不再能表情，不再能说话，她的灵性哪里去了，她的灵性哪里去了？

……“雨后虹”：我记得儿时在家塾中读书，最爱夏天的打阵。

塾前是一个方形铺石的“天井”，其中有不砌的金鱼潭，周围杂生花草，几个积水的大缸，几盆应时的鲜花，——这是我们的“大花园”。

南边的夏天下午，蒸热得厉害，全靠傍晚一阵雷雨，来驱散暑气。

黄昏时满天星出，凉风透院，我常常袒胸跣足和姊嫂兄弟婢仆杂坐在门口“风头里”，随便谈笑，随便歌唱，算是绝大的快乐。

但在白天不论天热得连气都转不过来，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是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虽则手里一把大蒲扇，不住地扇动，满须满腋的汗，依旧蒸炉似的透发，先生亦还是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

在这样烦溽的时候，对面四丈高白墙上的日影忽然隐息，晴朗的天上忽然布满了乌云，花园里的水缸盆景，也沉静暗淡，仿佛等候什么重大的消息，书房里的光线也渐渐减淡，直到先生榻上那只烟灯，原来只像一磷鬼火，大放光明，满屋子里的书桌，墙上的字画，天花板上挂的方玻璃灯，都像变了形，怪可怕的。

突然一股尖劲的凉风，穿透了重闷的空气，从窗外吹进房来，吹得我们毛骨悚然，满身腻烦的汗，几乎结冰，这感觉又痛快又难过；但我们那时的注意，却不在身体上，而在这凶兆所预告的大变，我们新学得的什么：洪水泛滥；混沌，天翻地覆；皇天震怒等等字句，立刻在我们小脑子的内库里跳了出来，益发引起孩子们：只望烟头起的本性。

我们在这阴迷的时刻，往往相顾悍然，热性放开，大噪狂读，身子也狂摇得连生机都磔格作响。

同时沉闷的雷声，已经在屋顶发作，再过几分钟，只听得庭心里石板上劈啪有声，仿佛马蹄在那里踢踏；重复停了；又是一小阵沥浙；如此作了几次阵势，临了紧接着塌天破地的一个或是几个霹雳——我们孩子早把耳朵堵住——扁豆大的雨块，就狠命狂倒下来，屋溜屋檐，屋顶，墙角里的碎碗破铁罐，一齐同情地反响；楼上婢仆争收晒件的慌张咒笑声；关窗声；间壁小孩的欢叫；雷声不住地震吼；天井里的鱼坛小缸，早已像煮沸的小壶，在那里狂流溢——我们很替可怜的金鱼们担忧；那几盆嫩好的鲜花，也不住地狂颤；阴沟也来不及收吸这汤汤的流水，石天井顷刻名副其实，水一直满出了尺半

<<巴黎的鳞爪>>

的阶沿，不好了！

书房里的地平砖上都是水了！

闪电像蛇似攒入室内连先生肮脏的炕床都照得烁亮；有时外面厅梁上住家的燕子，也进我们书房来避难，东扑西投，情形又可怜又可笑。

在这一团糟之中，我们孩子反应的心理，却并不简单，第一，我们当然觉得好玩，这里品林嘭朗，那里也品林嘭朗，原来又炎热又乏味的下午忽然变得这样异常地闹热，小孩哪一个不欢迎。

第二，天空一打阵，大家起劲看，起劲开窗户，起劲听，当然写字的搁笔，念书的闭口，连先生（我们想）有时也觉得好玩！

然而我记得我个人亲切的心理反应，仿佛猪八戒听得师父被女儿国招了亲，急着要散伙的心理。

我希望那样半混沌的情形继续，电光永闪着，雨水永倒着，水永没上阶沿，漫入室内，因此我们读书写字的任务也永远止歇！

孩子们怕拘束，最爱自由。

爱整天玩，最恨坐定读书，最厌这牢狱一般的书房——犹之猪八戒一腔野心，其实不愿意跟着穷师父取穷经，整天只吃些穷斋。

所以关入书房的孩子，没有一个心愿的，底里没有一个不想造反；就是思想没有连贯力，同时书房和牢房收敛野性的效力也逐渐增大，所以孩子们至多短期逃学，暗祝先生生瘟病，很少敢倡言，从此不进书房的革命论。

但暑天的打阵，却符合了我们潜伏的希冀，俄顷之间，天地变色，书房变色，有时连先生亦变色，无怪这聚辍的叛儿，这勉强修行的猪八戒，感觉到十二分的畅快，甚至盼望天从此再不要清明，雷雨从此再不要休止！

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野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大部分生命的觉悟，只是耳目的觉悟；我整整过了二十多年含糊生活，凝视疑听疑嗅疑觉的一个生物！

我记得我十三岁那年初次发现我的眼是近视，第一付眼镜配好的时候，天已昏黑，那时我在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走路，我把眼镜试带上去，仰头一望，异哉！

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张着几百只指光闪烁的神眼，一直穿过我眼镜眼睛直贯我灵府深处，我不禁大声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但眼镜虽好，只能助你看，而不能使你看；你若然不愿意来看，来认识，来享乐你的自然界，你就带十付二十付托立克，克立托也是无效！

我到今日才再能大声叫道：“好天，今日才知道使用我生命的权利！”

我不抱歉“叫”得迟，我只怕配准了眼镜不知道“看”。

……致亲友文：诸先生既祖饯之，复临送之，其惠于摩者至，抑其期于摩者深矣。

窃闻之，谋不出几席者，忧隐于眉睫，足不逾闾里者，知拘于蓬蒿。

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日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驩我脑。

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

传曰：父母在，不远游。

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人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

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

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

惟以华夏文物之邦，不能使有志之士，左右逢源，至于跋涉间关，乞他人之糟粕，作无缪之妄想，其亦可悲而可恻矣。

垂髫之年，辄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今自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皆足悲哭呜咽，不自知涕之何从也，而何有于乐？

<<巴黎的鳞爪>>

我国自戊戌政变，渡海求学者，岁积月增，比其返也，与闻国政者有之，置身实业者有之，投闲置散者有之。

其上焉者，非无宏才也，或蔽于利；其中焉者，非无绩学也，或绌于用；其下焉者，非鲋涸无援，即枉寻直尺。

悲夫！

是国之宝也，而颠倒错乱若是！

岂无志士，曷不急起直追，取法意大利之三杰；而犹徘徊因循，岂待穷途日暮而后夺博浪之椎，效韩安之狙？

须知世杰秀夫不得回珠崖之颺，哥修士哥不获续波兰之祀。

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

尝试论之：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边，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及其足履目击，动魄剝心，未尝不握拳呼天，油然发其爱国之忧。

其竞学而归，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

虽然，我徒见其初而已，得志而后，能毋徇私营利，犯天下之大不韪者鲜矣。

又安望以性命任天下之重哉？

夫西人贾竖之属，皆知爱其国，而吾所恃以为国宝者，咻咻乎不举其国而售之不止。

即有一二英俊不诎之士，号呼奔走，而大厦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且社会道德日益滔滔，庸庸者流引鸩自绝，而莫之止，虽欲不死得乎？

窃以是窥其隐矣。

游学生之不竞，何以故？

以其内无所确持，外无所信约。

人非生而知之，固将困而学之也。

内无所持，故怯、故蔽、故易诱；外无所约，故贪、故譎、故披猖。

怯则畏难而耽安，蔽则蒙利而蔑义，易诱则天真日汨，嗜欲日深。

腐于内，则溃其皮；丧其本，斯败其行。

贪以求，譎以伎，放行无忌，万恶骈生。

得志则祸天下，委伏则乱乡党，如水就下，不得其道则泛滥横溢，势也，不可得而御也。

如之何则可？

曰：疏其源，导其流，而水为民利矣。

我故曰：“必内有所确持，外有所信约者，此疏导之法也。”

”庄生日：“内外犍。”

”朱子曰：“内外交养。”

”皆是术也。

确持奈何？

言致其诚，习其勤，言诚自不欺，言勤自夙兴，庄敬笃励，意趣神明，志足以自固，识足聿，恒足以自立。

若是乎，金石可穿，鬼神可格，物虽欲厉之，容可信乎！

信约奈何？

人之生也，必有严师友督饬之，而后能规化于善。

圣人忧民生之无度也，为之礼乐以范之，伦常以约之，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雾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

若是乎，虽欲为不善，而势有所不能。

而况益之以内养之功，光明灿烂，蔚为世表，贤者尽其才，而不肖者止于无咎，拨乱反正，雪耻振威，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

或曰：“子言之易欤，行子之道者有之而未成也，奈何？”

<<巴黎的鳞爪>>

”然则必其持之未确也，约之未信也，偏于内则俭，鹜于外则紊，世有英彦，必证吉言。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竞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时乎！

时乎！

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届青年，实负其责，勿以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

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

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怒如捣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

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惘惘幅幅，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

幸而有成，亦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

.....

<<巴黎的鳞爪>>

编辑推荐

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如何少得了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整个，整个化入整个，像糖化进水里，才是理想的事业，有了那一天，这一生也就有交代了。

<<巴黎的鳞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